

第十三回 同心結無意相逢 合巹杯有情雙遇

詩云：

千絲官柳拂行塵，不解迎春解送春；雲氣向疑朝化楚，簫聲令記夜歸秦。

驂鸞有夢驚同調，求鳳無媒莫論貧；獨掃閒階惜紅雨，漫題新句問花神。

雲客既遇秦程書，回至書館，深想素卿情愛，無從報恩，幸喜天緣暗合，同寓京中。若錯些機會，後來便難尋覓。

次日早早起身，要到秦家下處，又被王御使出來，閒談半日。吃了午飯。雲客竟自抽身，走至程書寓中。老秦迎接坐定，把伸冤諸事，細談了半晌。裡邊早已備下現成酒席，雲客再三辭謝，方才舉杯，兩人對飲一回。

酒至半酣，秦程書忽然思想道：「我往時涉歷江湖，頗曉得些麻衣相法。我看雲客氣色甚好，全不比受冤之時。若是將我女兒配他，倒是一個東牀佳婿。」

你道老秦為何起此念頭？止因雲客難中相處，每每視同骨肉。所談的話，句句以真情相告，正像嫡親子弟，全無半點客氣。

老秦生性樸實，又見雲客情意篤切，說道：「官人此番回家，老夫不知幾時再會。」

雲客探知其意，與他親密，便生一計。對那老秦道：「小生自受大恩，日夜感德。如今偶遇老伯在京，正好圖報了。晚生相知的王御史，他與吏部相好。求他尋一個浙江衙門，補了老伯，便可朝夕走候。一應使用，晚生身上設處，不煩費心。」

秦程書道：「到了浙江，極好的事。至於使用，官人有了門路，老夫自然照數補出。只是有句話，老夫家裡雖在武昌，也沒有甚麼親戚。若得宦游浙省，便好以宦為家。聞得官人尚未有妻室，老夫止生一女，還不曾許字，官人歸家，何不與令尊說知，給一門親眷？」

雲客千言萬語，專要討此一句。聽得這話，就立起身來謝道：「倘得如此，晚生當奉養終身，與兒子一般看待。」

老秦大喜，當晚酒席完了，雲客告別，到王衙館中，專心致志，圖謀浙江小職。秦程書回到裡面，把席上的話與奶奶商量。奶奶滿口應承，道是既有此言，也不消占卜，就定這門親事罷了。素卿在房，還要等些妙計相會雲客，誰知配合天緣，一毫也不必費力。聞知父母所言，就對絳英道：「我的身子已有定局。姐姐也不勞費心，總是我們兩個，甘苦相同的。」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趙雲客歸至寓中，便把謀官的事與老王商議，說道：「晚生急欲報恩，求老先生一舉前箸。」

老王道：「這事容易。我學生昨日恰好聞得臨安缺了知縣一員，可就把姓秦的，暫補一年便了。只是今早禮部接出聖諭一道，兄可曉得？」

雲客道：「還不知。」

老王道：「聖上自從中書之議，思量天下人才，也要振作一番，今後不必由府縣升薦，先就現在京中的監貢生員，擇次月十五日，試策一道，拔幾個真才，上以宜觀國之光，下以為牧民之本。各位須當猛力。」

雲客曉得此信，不覺精神奮揚。又與錢金兩兄，議論了一會。當夜雲客思量道：「我這試期已近，倘然有些僥倖，恐怕一時難得歸家。況且還要算計聘那王家小姐。如今老秦到了浙江，雖是親口相許，終無定局，不若就在此間，只瞞了老王，私下先成親事。待他到浙江時，這段姻緣便是鐵板刊定，再無走漏了。」

次日，竟到秦家寓中，對秦程書道：「小婿昨日就覓得一缺，那是臨安縣知縣，把尊名已補上了。」程書大喜。

雲客又道：「但是有句相知的話，不知可以從得？小婿近日有了試期，恐怕在京擔擱，心上欲先在京中入贅，以後到家，就候過門。這也是兩省的意思。此時世界這些繁文禮節，不必相拘，倒是脫略些好。」

程書心上也恐雲客後日倘然高發，另就了好親事，不如乘此機會，做個結局。便說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

雲客即往外邊，就在數日之內檢一好日，私下又備些禮儀，連那錢金兩個都瞞了。挨至吉期，換些衣服，將禮儀一齊送去。原來秦程書雖則性子忠厚，卻也有些慳吝。道是不歸武昌，處處是個客寓，便在此間完了女兒之事。省得到他家裡，添出些花紅酒席來。

雲客行至秦家，喜筵俱已擺列。因在客邊，鼓樂等項一概蠲免。

看看近了吉時，內裡擁出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，交拜天地父母，結親的常規，一件不脫。只有帳中合巹，新人不甚害羞。當夜枕上細談，准准的話了半夜。

正是「其親孔嘉新，其舊如之何」兩句書並作一句，更覺十分親客。

有《鵲橋仙》詞一首為證：

鳳鸞乍合，鴛鴦重聚，喜客邸行雲如舊。柔情狂興整相看，說不盡為郎消瘦。

深思似海，佳期如夢，今夜歡合先轉。百花開遍笑東風，還記取錦屏紅袖。

素卿他鄉遇故，自然情意綢繆。雲客久早逢霖，不覺與頭莽撞，摧殘玉質，狼藉花心。素卿困倦之際，忽然想起絳英，道是他為了趙郎，出萬死一生之地，還不曾有一些受用。不想令夕，倒是我先占了風光，教他對影聞聲，一夜怎熬得過？這也是素卿的俠性，於歡娛之頃，把管鮑交情，毫不放過，如今世上婦人，雲雨正濃，就是父母的病痛，也都忘了，那裡想起別人的冷靜？

兩人鏖戰已畢，雲客偃旗息鼓，素卿嬌喘略定，對雲客道：「前在廣陵相遇時，郎君曾說沒有妻子。今日幸得配合，以後便不該閒花野草了。」

雲客被他這一句話，逗著心事，難好對答，只做朦朧要睡的光景。

素卿又道：「郎君若是另有所遇，心裡放得下，不必說了。倘然有幾個放心不下的，不妨就此說明，省得後日不好相處。」

雲客攙住素卿道：「小生是個有情人，就是外邊另有所遇，斷然不敢作茂陵薄倖之事。」

素卿道：「你如今也不必瞞我，你的心上人，我倒遇著一個。」

雲客自想揚州城裡，兩位小姐定然不出門的，莫非素卿遇著的是孫蕙娘？便問道：「小姐這話恐怕不真。」

素卿把絳英投河一段，細細述將出來，道是耶吳絳英這般節義，可謂十分情重了，只不來郎君再試之。雲客聞此話，心裏

集，說道：「不想吳絳英有這一番事，又虧得小姐救他。如今曉得他在那裡？」

素卿道：「今現在此間，只為尋你，一同到京。明日須與他面會一會。」

雲客不勝忻幸。至次日早晨，便要圖謀與絳英相會。

卻說吳絳英雖則與素卿兩邊和好，也只因趙郎面上指望並膽同心，共圖會合。不意老秦作主，竟把素卿占了先著，那一局棋子，自己倒步步應個後手。

聽得那邊房裡，一團高興，這一夜便覺更漏綿長，隻影寒燈，淒淒切切，想道：「素卿俠性，今番已經成就，後日定不把我奚落。但是我人才容貌，件件不讓於人，又兼死裡逃生，百般挫折，豈料同衾共枕，反在素卿之後。」

心上雖不敢吃些酸味，也不免怨著年庚月令，自歎夫星不甚透徹。當夜挨至五更，不要說做些閒夢，便是朦朧困倦，也不曾合得雙眼。

早早起身，梳洗完後，欲要探問雲客，又因老秦夫婦，不知其詳，難好輕易舉動。暫坐一回，只見素卿走過那邊房裡來，見了絳英，就攜手道：「姐姐昨夜冷靜了。趙郎之事，奴家已與他說個明白。他也曉得姐姐這一番苦心，感激不淺。奴家想起來，事已如此，今日便該做個定局。若再含糊，以後就不好說了。待奴家見了爹母，即與他說這件事。」

老秦夫婦在外邊備些酒席，整治家宴。到了上午，趙雲客和素卿一對夫妻，出了房先拜謝丈人丈母，方好赴宴。

程書忽然想道，今日家宴，只有吳家小姐，不便與女婿相會，教他獨坐房中殊覺不穩。正思想間，女兒素卿上前說道：「女兒有句話稟上爹母。今日家宴，雖是慶喜筵席，還怕有一樣喜事不曾完得。」便叫丫鬟房內請吳家小姐出來。

秦程書道：「這卻為何，恐怕趙官人在此，有些不便。」

素卿道：「女兒正為此，所以要請來說個明白。」

就將吳絳英始初投河，只為趙雲客的意思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

程書與奶奶聞知此話，大喜道：「這等便是一家人了，不惟趙官人有此奇遇，也虧我女兒賢德，全無妒忌之心。」

奶奶親自進房，速請吳小姐出來共成喜事。絳英輕移蓮步，出得房來。一見雲客，但低著頭不說。正如西廂上的話，未見時準備著千言萬語，得相逢都變做短歎長吁了。

秦程書笑道：「吳小姐既有前盟，今日喜筵相遇，老夫婦就做個主，與趙官人一同結親。我女兒以後，只把姊妹相稱，也不必分大校」適值本日正是黃道吉期，就鋪起氈單，擺列香案，一樣先拜天地。程書夫婦，也受了禮，又與素卿兩邊交拜。雲客先將台盞，奉酒兩個老人家。各人坐定，飲了半日，奶奶叫侍女送兩位小姐進房。雲客也就起身，一同進去。

酒筵已散，雲客一進房門，便攜絳英手說道：「小姐為了小生，費這一番情節，昨宵秦小姐備述其略，小生不知將何補報？」

絳英驚喜之餘，一時不好細講，專待上牀與雲客備陳情緒。素卿是個俠性人，巴不得雲客與絳英就鑽在被裡做些勾當。當夜素卿另鋪一張牀在房中，讓絳英與雲客敘舊。趙郎攜了絳英，一般兒脫衣解帶，盡個新做親的規矩。上了繡牀，說不盡分離情況。

絳英道：「兄嫂無情，只道與你永別，不想天緣湊合，得有今日。此皆是素卿之力。」

雲客又把玉環小姐近來消息問些詳細。

絳英道：「幸得玉環近日又得一個幫手。」

便述孫蕙娘投靠一節，虧他寄書的話。

雲客道：「我自那日見你的手札，就想著蕙娘有些意思，果然不出所料。」

絳英與雲客，因要把分別以後的事，大家話些支節，那溫存言語也無暇說半句。雖則一頭講話，下身兩件東西，不知不覺湊在一處，自然運動起來。比得舟中相樂，更加有趣。從此三人相聚，似漆投膠，一邊一夜，輪流歡樂。

雲客日裡到王御史書館中，與錢金兩位做些文義。傍晚只說有事，住在秦家寓中。一連過了月餘，秦程書領了臨安縣文憑，就奉欽限，即日赴任。

程書對雲客道：「老夫到臨安欽限甚速，不得久留京中。官人在京候考，老夫專等好消息。兩個女兒，且到任所，待官人回來，便好過門。」

雲客進房與兩位小姐分別，只因前番吃苦，此後局面已定，三人歡歡喜喜，雖是新婚伊邇，也無眷戀之念。程書收拾起身，奶奶又私下與雲客些銀子，作在京盤費，仍到王御史衙中去祝雲客想道：「廣陵美人，幸喜一半到手。若是後面那一半，也是這般到手得容易，豈不快活？」

錢神甫、金子榮，見雲客又來同住，問道：「一月住在別處，有何尊乾？」

雲客假托他辭，一毫不露心跡。又住數日，忽然朝裡掛了試期，著在京應試的貢監生員，各備試卷，先三日，禮部報名。至期早集殿階，御前親試。

只這一回，有分教：

仙桂芬芳，才子看花開錦繡；瓊枝爛熳，美人爭舞鬥胭脂。

看官們靜坐片時，看這些窮秀才跳龍門者。

評：作長篇文，不難於起手，而難於收局。此回雲客第一收局處也。從此以後，五美聚合。若一線穿成，絕無勉強配合之病，又無顧權大主之嫌。非高手不能如此。